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四
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九四・集部・別集類

蘊縻閣文集八卷

〔清〕盛大士撰

一

崇雅堂文鈔二卷

崇雅堂詩鈔十卷

崇雅堂駢體文鈔四卷

崇雅堂應制存稿一卷

崇雅堂刪餘詩一卷

〔清〕胡

敬撰

一〇九

簣谷詩鈔二十卷

簣谷文鈔十二卷

〔清〕查

揆撰

三三一

蘊悒閣文

集

道光六年丙戌
春三月開雕

蘊悒閣文集自序

莊生有言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海是非道之
隱隱于小成也言之隱隱于榮華也故立言者必持其志
厚其學擴其識養其氣不然則其有諸己也不充實不充
實則不輝光不輝光則敝敝焉詹詹焉詖淫邪通皆是也
昌黎云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之未至請待五六十後爲
之又云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至哉言乎世之急于自
見者可以戒矣昌黎年五十七而沒夫子言朝聞道夕死
可矣立言如昌黎亦可無憾矣今人萬不能爲昌黎之文
而或有學爲昌黎之文之心而限于昌黎之年且并不能
如昌黎之年其年易盡而其心難盡是則可哀也已余驚
下不能自奮于學年漸老智益困又以人事多故盡焉心
傷疇昔之作區區者無以自信奚以信人特恐身名俱滅
并其敝敝焉詹詹焉者亦同歸于烏有更可哀也竊不自
量欲以空文垂後而文無當于立言言不足以載道不知
後之人有能畧其文而哀其志者乎有能因其志以求其
文者乎則非余之所敢期也鎮洋盛大士

蘊悒閣文集自序

蘊素閣文集

〔清〕盛大士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六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三毫米寬二八〇毫米

蘊懷閣文集目錄

卷第一

大雅抑詩解
禮記子夏喪明解
生死說
鄉原說
祛妄說
祛妄說二
名實說
諸系辨
讀史
讀魏志陳思王傳
武侯不諫伐吳論
蜀先主託孤論
陶侃論
竹林七賢論
宋元祐諸臣論
張浚論
卷第二
孝經徵文序
大學古訓發微序
選讀杜詩序

蘊懷閣文集目錄

一

七峯別墅詩序

黃少淵詩鈔序
裊海軒詩集序
王碧城詩藁序
婁東盛氏宗譜序
趙非石琴譜序
秋夜集淮安郡齋序
送顏翰林典試四川序
送人爲學官序
送王覺梅歸杭州序
贈朱澗南序

蘊懷閣文集目錄

二

卷第三

贈郝生序
曹礪庵八十壽序
遊小石洞記
遊烏目山房記
維摩寺觀海樓記
遊劍門記
窈窕山房題壁記
可掬軒記
談昔軒記
山陽李氏捐淮安府學田記

寧波府西水關外新建文昌閣記

山陽裴烈婦入祠記

博士箴

存心箴

卷第四

王壯節公家傳

保康縣典史蕭君廣銓別傳

黃伯璣傳

胡蛟門傳

張椒卿傳

孫少初傳

蘊懷閣文集目錄

三

徐封君傳

汪青州家傳

惲節母傳

房烈婦傳

樵煙野客傳

書贈知府試用知縣李君毓昌事

書章佳文成公軼事

卷第五

與張若雲書論校太平御覽

答黃琴六書論古泉幣制度

與蕭子山書

答陸祁生書

與丁儉卿書論陳壽三國志體例

與丁儉卿書論毛鄭詩譜義例

與蕭梅江論文書

答郭祥伯書

與吳巢松學使書

答譚康侯戶部書

答黃香石書

與李海帆觀察論文書

與汪己山員外書

答李海帆觀察書

蘊懷閣文集目錄

四

答黃香鐵書

與姚春木書

卷第六

麗正書院重建楊公祠碑

淮安府重修韓侯祠碑

賜祀昭忠祠四川松潘鎮左營遊擊山陽江君祠版

文

誥授中憲大夫分巡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署按察使

事護理布政使事開州何公墓志銘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景東廳同知署楚雄府知府前

湖南永州府同知長洲李君墓志銘

例授修職佐郎候選訓導山陽李君墓志銘

例贈儒林郎直隸州州同國子監生王君墓志銘

文學邱君墓志銘

賜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松江提標千總借補劉河

營把總雷君墓表

華亭王瘦山墓碣銘

國子監生華亭范君玉渠墓表

卷第七

漢熹平石經殘字跋

唐楚州官屬題名石柱拓本跋

金石存跋

蘊懷閣文集目錄

五

任徵君文集跋

讀書敏求記跋

金筑山莊文彙跋

張補庵詩冊跋

駁侯朝宗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書方望溪文集後

書望溪文集後二

書望溪文集後三

擬斬曲几文

悲庭樹文

祭孫少初文

祭劉蒼林文

祭張生承濤文

汪生元祥哀辭

卷第八

先大父維閭公墓表

先嗣母行狀

先府君行狀

先母行狀

先姊行畧

亡兒徵璵行畧

冢婦王氏行畧

蘊懷閣文集目錄

六

哭亡兒徵璵文

悔生居士自祭文

右文八卷計一百一十篇吾師子履先生箸先生有已

刻詩集十二卷續集二卷樂府二卷皆係長君小雲所

校去歲夏先生抱喪明之痛欲取未刻詩文盡爲焚棄

同人力爭乃止適級蘭自白下至偕友人范君味蓮暨

淮上諸同人固請先生訂定詩文全集因分任校讐閱

半載始得卒業付諸梓人俾海內之士爭先睹之爲快

亦以稍慰先生窮愁著書之苦心云文集外有駢體四

卷爲別集至續刻詩自癸未年止其甲申以後當俟增

補又小雲以英異之才冠絕流輩其年不永其人已傳

因哀輯所作附于集後亦若曝書亭之有笛漁也道光
丙戌中春婁縣受業葉紱蘭謹識

蘊懷閣文集目錄

七

蘊懷閣文集目錄終

大雅抑詩解

文集一

吾讀抑詩而得古人小學之教焉按詩序抑衛武公刺厲
王亦以自警也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箋云人密
審于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德行中積威儀外著
故其次章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夫威儀之飭所以教訓正俗帥天下而民從之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大學脩齊治平之道備焉而入大學必自小
學始古人處成人之位不忘子弟之職洒掃應對進退小
學之末節也而終身可行故抑之四章曰夙興夜寐洒掃
庭內其五章曰慎爾出話其六章曰無易由言其八章曰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其謹恪有如此者不然則爲愚爲戾
爲僭爲賊故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于是示之事不知也
提其耳不聞也故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曰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若是者謂之回過回過者自棄其德者也謂之迷
亂迷亂者顛覆厥德者也吾讀抑詩而得古人小學之教
焉武公年屆耄老而威儀抑抑若此士欲師表人倫必以
敬慎威儀爲本昔者曾子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卽抑詩之義
也近見吾鄉儕輩中有通脫自恣設語諧謔者恐後進之
士尤而效之非所以正容體而善辭令也作抑詩解

蘊懷閣文集卷第一

一

禮記子夏喪明解

子夏哭子喪明呼天自訴曾子怒之子夏投杖謝過竊疑子夏亦人情曾子責之爲過甚司馬牛憂無兄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卜氏豈不能曠達者情莫親于父子慘莫甚于死亡賢如卜氏何罪之有或曰孔子大聖而喪伯魚不聞喪明此賢人所以不及聖人也然子夏學孔子者也則吾知其無罪也曾子曷爲乎責之夫惟大聖喪子乃爲無罪無罪而至此者天也非人也賢人喪子亦天也非人也然哭之慟則可呼天訴無罪則不可喪子自訴無罪賢人且不可況其不能爲賢人者人而不賢天或惡之而降之罰使之不能保其子而曰予之無罪與然吾猶有說焉人之不爲賢人者未必其皆喪子也世固有人人共知其罪而天終不降之罰者豈人之有罪無罪天亦不能盡知乎豈人人共知之罪不足以爲罪而人所信爲無罪之罪更甚於人人所知之罪乎夫人人所知之罪其罪顯著于耳目人所信爲無罪之罪其罪獨存于隱微而猶居然援聖賢以自慰是喪子猶不足以蔽其罪也讀檀弓記爲之悚然

蘊懷閣文集卷第一

二

生死說

人之生也奚自乎吾不得而知也其死也奚往乎吾不得而知也吾所知者人之生氣之聚也其死也氣之散也氣有聚有散故人有生有死氣有厚有薄有強有弱有盈有虧有舒有迫厚者強者盈者舒者壽薄者弱者虛者迫者天此其常也人之死也不自知其死也不自知其死則亦不能憶其生也惟聰明正直之士生而爲人沒而爲神或含冤負恨死于非命者亦能爲強有力之鬼此則其變也然則非聰明正直與夫強有力者即無所謂鬼神乎曰有之有嘯于堂者有瞰于室者有馮于物者有託于夢者恍兮惚兮與接爲構此鬼神之由人心生者也非鬼神之從

蘊懷閣文集卷第一

三

幽冥來者也惟鬼神由人心生故優乎若有見也愾乎若有聞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今人惑于輪迴之說謂作善則託生樂土其子孫必曰我祖父死而得所而哀戚之心釋矣謂作不善則受苦地獄其子孫必曰我祖父生有遺行而哀戚之心又釋矣惑于師巫之說者謂精誠所感魂魄可召魂魄之來必藉生人之形體以言其所欲言而其子孫聞祖父之言且有所慰于其中而哀戚之心又釋矣嗚呼死者不可復生之死而致生之大亂之道也夫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又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吾之所與知者其可知者也其所不敢知者其不可知者也事有以有知知者矣未有以無知知者也吾悲夫世

人之以無知知也因作生死說以曉之

鄉原說

孔子惡鄉原而取狂狷何也士之負其異于衆者行古人之道不肯混混焉與世相濁于是獨言而無聽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聲氣無所應求也而聖人猶有取焉謂其裁之可進于道也鄉原同流合汙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吾謂世道有升降鄉原亦隨古今之世道爲升降古之鄉原媚于古之世者也今之鄉原媚于今之世而不能媚于古之世者也古人尚忠信廉潔鄉原竊其近似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是必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而後可以媚于世也今人不尚忠信廉潔見有忠信廉潔者必訕笑之詬病之抵排而屏棄之故爲鄉原者必且薄忠信廢廉潔和光同塵通達權變衆好亦好之衆惡亦惡之彼所非者衆是之彼且是其所非彼所是者衆非之彼且非其所是是非之心失廉恥之道消匪人敗類皆可與之伯仲也市井駟僧皆可與之爾汝也上至縉紳先生下至廝養隸輿皆可與之飲食游戲也其諂諛世故往來馳逐人皆曰是能具應變之才者其詛諧滑稽譁浪笑傲人皆曰是能脫書生之氣者此則今之所謂鄉原也古者民有三疾今亦無之鄉原亦然然則古之鄉原亦今世所謂有道之士也而其見絕于聖賢者何也聖賢之忠信廉潔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鄉原之忠信廉潔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古之鄉原

竊忠信廉潔而自附于聖賢者也今之鄉原去忠信廉潔而自居于鄉原者也抑吾又有說焉古今之風俗不同而一鄉之稱爲原人者亦不同吾遊于他鄉所至察其人心風俗各有所爲原人焉吾觀于吾鄉而與他鄉之原人又不同焉且一人之身而前與後又不同焉逢世之術彌近理而大亂真則辨之不可不辨也作鄉原說

祛妄說

崑崙之高不知其幾千仞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實惟上帝之縣圃羣真之所棲息也玕琪之花四照修夜與青藤翠蔓紅刺相拂綴則有翹春明珠元秋沈靈衣裳雅冶鈞璈琅琅然聲徹下界咎在茂陵作蜚廉別觀益延壽觀使使持節設具而侯神人爲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然少翁以僞書誅詭食馬肝游水發根言神君形不可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無絕殊者皆詐也萬物職職曰形曰氣形與氣長曰人氣因形消曰鬼形化氣存曰仙人之氣附形仙之氣不附形不附形故恍兮惚兮非陰非陽儼來儼往或駕赤鯉或乘白鹿或軒軒迎風舞翔乎元關或從雲將過扶搖之枝與鴻蒙拊脾雀躍倘然止而贊然立夫然故夕汎乎弱水朝臨乎扶桑建羽蓋曳明璫餐瑤芝飮霞漿八瓊之室九琳之堂掃俗世之糝糠渺乎其不可望也乃有委巷下士求馬唐肆窖者密者留如詛盟棲真之宅近在闕闔自謂窟室同於鑿坏狡駟頑僧憧憧朋從謂人鬼可得而禮小大稽首無任主臣如聞慮嘆如接啟態然其是非乖違曲徇俗尚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何哉其所爲仙皆其所自爲也仙書無文仙語無詞其有語言文字者非仙也人之託于仙以惑人者也不然則淫昏之鬼馮乎人而爲厲者也天下非無神仙故長房可以遇壺公鮑靚可以識葛君特尻輪神馬遊乎方外擺脫世網吐棄埃壒

卽五雲閣史之書絳都太史之冊亦洞府之珍儲非侏儒所沾句者余故局局然笑彼頑鄙庸下之輩有首有趾無心無耳公然以神道設教僕僕亟拜退而與賈人爭蹶且不自知其慙也

祛妄說二

道非教不明人非教不淑教一而已今乃區而三之援此入彼又倡爲同源異委之說儒之言理也性也命也卽釋之言戒也定也慧也道之言精也氣也神也吾觀彼教中明徹此指者少而吾教中依附彼教者多依附彼教之儒其中又有三等其上者體性抱神人貌而天天資高故能浮游乎萬物之祖俗念息故能胥疏于塵埃之表夫然後悟圓覺之用窺衆妙之門解契參同掃諸妄想引而進之庶幾近道聖人得之可與遊緇帷之林不遽屏諸門牆外也其次者外重內拙窮大失居文滅質博溺心蓋自魏晉以降談元軌禪詞流結習震耳眩目誕曼俶詭真誥梵筌

紛放匿匿離奇悅習卽其所得並爲陳迹殺核與簡馳騁文藝玉華瑤筍之唾餘金繩寶筏之墜緒矜喜賅洽於道尙無大害耳其下者賦性庸弱受識闇汶習誦聖經賢傳瞽之無相俛偃其何之適而之于二氏譬猶逐螢火于暗室輒謂門庭堂奧栗階可升迺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吹呶呼吸能經鳥升指小乘爲大乘混俗諦作真諦鄙之詔也何之佞也至愚極陋委巷兒女子之所爲也迺翕翕然目之曰儒者儒者不亦惡乎然吾觀近世俗儒則三等之下復有下者其人服儒衣冠應科目尚不能爲俳優者之辭迺亦剽竊黃冠符籙衲子偈語投俗所好閭然媚世又附會勸善之說同己者譽異己者毀設壇

虔奉神君仙人剪楮爲筆畫沙成字妄立條教若奉律令復講誦涅槃義如我所說果契佛性鄉閭椎魯市井有販從風而靡是謂不祥之民不祥之民教之所不容也吳俗信師巫鬼神事其服儒衣冠者則否今以儒之鄙且險者假託其間吾恐邪說誣民大道絕塞鄉邦士大夫不自振拔風氣日下故發憤著辭以闢之闢之勝吾道之幸也闢之不勝吾說不可易也其闢之之說奈何曰吾且仍問之以理也性也命也戒也定也慧也精也氣也神也而彼魍魎然驚也項項然不自得也恐恐然不知所對也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吾鄉諸同人有兼通二氏之學者如楊丈叔溫汪君厚

蘄陽關文集卷第一

十

夫彭君湘涵各暢義悃具有心得非如近日猥鄙之徒妄爲惑世之論也善乎湘涵之言曰我信佛道而獨不喜與監拂釋子參機鋒尤不喜與溷俗沙門作檀越我信仙道而獨不喜與挾術黃冠論符籙尤不喜與遊方羽士說丹爐尚書云絕地天通論語云敬鬼神而遠之質旁臨上只在寸心嘯雨呼風便成妖妄青天白日中豈可與幽冥酬答耶故師巫外道及扶乩降仙全是魔境要去之惟恐不速嗟乎此湘涵之學識所以過人遠也丙戌二月八日大士自記

名實說

聖人無成名賢人無近名庸人無遠名無成名者不以名名者也無近名者有所餘于名者也無遠名者無所充于名者也近名以其身之存亡爲量遠名以十世百世之後爲量然而及身之名果有有餘于名者則擴而充之十世可也百世可也君子惟既乎其實而已既乎其實而名或止于及身焉此吾之不幸也不既乎其實而名或不止于及身焉尤吾之不幸也所貴乎名者將以傳其實也吾之名無以副吾實不若無名之愈矣今夫富貴壽考造物者不輕與人人受之而不察造物所以與之之意于是乎造物之視富貴壽考皆若不甚愛惜而獨于賢人君子之名則靳之以爲名者重器也而或輕致焉則天必忌之矣彼享富貴壽考者亦甚慕乎賢人君子之名以爲名者公器也而或私取焉則人必嫉之矣爭天之忌犯人之嫉以冀其不可必得之名則不得不積其力堅其志凡吾力之所致者必致焉凡吾志之所能至者必至焉夫孰使我生而不虛生者非名乎孰使我死而不遽死者非名乎孰使我不虛生不遽死以有此名者非吾乎吾聞斲輪者欲其行之遠也必先擇其木之良鑄鐘者欲其聲之洪也必先擇其金之精故士有務名之心者非賢士無立名之心者尤非賢士也作名實說

蘄陽關文集卷第一

十一

譜系辨

古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大宗小宗各系其祖之所自出如以國以邑以氏以官爲姓者皆秩然不紊然而古之氓庶亦有居是國卽從其君之姓居是邑卽從其大夫之姓者此其源流已難辨別秦漢以後氏族日淆流失敗壞不肖之徒依附門閥而宗法遂不可問矣吾宗世居太倉先曾祖先祖兩世幼孤又罹家難蕩析離居族人世次闕軼失傳惟檢宗系舊圖有諱昌者居首故一世卽列以昌有諱謹者爲昌子故二世卽繼以謹謹生三子長諱璘次諱琇次諱璣琇生四子長諱宸字小溪次諱宰次諱室次諱完宸生五子長諱文魁次諱文鼎次諱文英

蘊懷閣文集卷第一

三

次諱文榮文英生一子諱朝典字介福卽先高祖也自先高祖以上名氏可考者凡六世其旁支或傳至一世或傳至二世三世皆不可考卽同邑之同姓者旣不詳其所出卽不敢妄爲傳會嘉慶丙寅丁卯間余客虞山有宗人泰符自言其先從太倉遷常熟各出宗圖考之亦不相續然盛氏之在江以南者自宋太子少傅諱度諡文肅公後雖有廢興絕續而其先本出一源以齒爲序當在昆弟之列矣道光癸未泰符來書云無錫有同宗者議修族譜欲徧訪宗支合爲一譜余謂各宗之譜不可妄合無錫修譜自當以無錫本支列于前而于本支外別立支派如常熟則標其首曰常熟支太倉則標其首曰太倉支皆就可知者

詳之不可知者畧之各收其族不誣其祖則譜亦未始不可合也因鈔吾家宗系圖以寄之丙戌春泰符寄示無錫新修之譜受而讀之知無錫之盛有二支一爲默庵公諱景森居邑城一爲壽康公諱綬居溇湖里默庵之孫諱子實生三子長諱昂次諱嵩次諱昱其後子孫繁衍散處他郡而太倉一支則係弟三房諱昱之後常熟一支則又太倉支弟四世諱宰之後也然未審其所據何譜又常熟支以宰爲遷虞始祖宰卽小溪公之弟當生于明神宗時按太倉自我 朝雍正間僑置鎮洋而宰之旁注云鎮洋縣學生顯係謬誤豈傳寫之外與抑無徵而不信與余異日將訪無錫虞山宗人詢其始末必有舊譜可據方能深信

蘊懷閣文集卷第一

三

否則闕疑可耳若吾家之譜則當恪守先君子毓英府君所訂定者自一世諱昌至先君子凡九世而于他支之難以引據者不得強爲引據與其遠而難信不若近而可徵我子孫其慎之作譜系辨

讀史

自古權姦之誤國易見而庸臣之誤國難知權姦一敗爲天下僂而庸臣既誤其國復竊恭謹廉潔之名以全其身家而保其妻子夫臣之事君功過不能相掩惟庸庸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無過則位可長保位保則位之卑者日益高位益高則益求所以保其位者太史公作列傳以直不疑爲微巧以周文爲處譚而附于萬石君之後其戒深矣石奮歷享文景父子卿相石建誤書馬字卽懼譴死石慶爲太僕御以策數馬此一家傳授心法也漢武雄才思得斯弛之士然其重儒術徵賢良但藉以潤飾具文非實中心求治也于是公孫宏以對策擢第一拜博士進爵三

蘊樸閣文集卷第一

古

公脫粟布被汲黯直斥其詐宏謙讓引咎帝益厚之此卽萬石君之故智也本傳謂其外寬內深又謂其行義雖修然亦遇時蓋極鄙其爲人而出之以隱約之語復明著其義于汲黯傳云黯常觸宏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又曰丞相宏入見上或不冠黯見上不冠不見也又曰淮南王憚黯難惑以非至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宏爲主上所狎侮藩侯所藐視其不足比數可知宏治春秋黯學黃老若論儒術似宏勝黯而宏之爲儒特投上所好保全祿位較之石奮無文學而謙謹者其居心更爲可鄙汲黯崇尚清靜蓋是時天子方有事邊塞中外騷然將以救其弊也今夫人臣忠于君利社稷者不必盡託于儒術惟患得

患失之鄙夫轉得借儒術以文其姦則自公孫宏始也厥後韋賢元成匡衡張禹孔光之徒咸以儒宗居宰相位而漢祚日衰太史公諷之于前班孟堅譏之于後世之服儒衣冠傳先王語持祿保位終身無所建白者其誤人家國實爲可憤唐權德輿兩漢辨亡論謂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多方善柔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以身圖安不恤國患釀成厲階蓋借禹廣以譏時相也李德裕論張禹謂以年老子弱不對天變王氏之禍因禹而發乃漢之賊爲國之妖嗚呼夫豈得爲過論哉

蘊樸閣文集卷第一

古